

渭州府志

拾柒

海州刺史
王羲之

潯州府志卷四十八目錄

列傳黃卷

朱

俞仲昌

梁詔

曹彥約

施才

明

梁林

蒙晉

李崇

甘泉

莊宣

蘇時秀

沈希儀

岑孝子

劉宗武

徐泉道

國朝

李楷

李彬
子懋堯

曹光國

梁汝南
汝陽

甘文蔚

蒙思格

吳性燦

陳天相

子德樞

孫錫鈞

清鈞

乃机

黃輔清

林達春

子廷選

文度

林芝齡

弟彭齡

黃鰲錦

黃廷揚

梁廉夫

蒙全姓

周紅較

梁棟秀

李錫華

弟錫瑞

劉垂道

黃伯垣

羅戾車

賴正義

子張桂

陳士琬

林廷宣

李振華

子士林

姜應璠

姚聖揚

符熾昌

湯步賢

陸紹鄰

蒙郁昆

譚丹書

雷上声

李壽林

楊飛麟

頁材 紹傳

林一楷

李郁

鄭植壁

梁鳳翹

楊冠賢

伍阿式

蘇秀槐

黃元椿

覃衣昭

林士清

何繼德

馮玄 林良旭

李炳南

梁夏孫 弟幼孫

龔振文 延壽

康伯

陳良矩

李石秀

楊際武

姚正興

劉乃榮

周接祖

張五

林開桐

陶茂森

李老章

壽州府志卷四十八

紀人

列傳 貴樂

采

俞仲昌居林坊高蹈之士也居嘗以養性為事鄉人尊之稱為老先遂至和中郡守李景貽詩云家對南山第一峰誰知大隱隱松蘿間身悟道持心得信事隨緣天性通門外而事茲俗名德中多約是陰功年來更喜免孫應俊等者召紹素凡事免因經人物門據輿地紀勝補 德志傳云俞居士失其名為貴樂人性冲和淡於營利獲岩巖登其廡廡為柱間非古近詩氣韻蕭遠鄉人咸慕其德士 壽州志傳云俞公外士者其少自樂不求聞達忠厚自持鄉人敬仰其德

謹案舊志載俞居士而不詳其姓名一以為宋人一以為明人夷攷其行大率與仲昌類其為一人無疑第年代久遠舊志未及攷核耳今據仇勝補傳於此而附兩傳以參觀則數百年不彰之名字昭然共

見亦快事也

梁紹少孤事母孝孝廉 文載於此三字 元豐中任廣東提刑司幹官遭母喪既葬廬墓側近周極亭手詩

松柏久之成林有甘露降於林芝草生庭側蘇軾自海外歸聞其孝節往見焉為易其墓事曰甘露林曰瑞

松詔命三子出拜執以孝義勵之著其讀書處董乃再官至奉議大夫 參粵西文載以姓譜 王俊臣東坡

自藤來詩訪梁詔說授其文忠公謫海南詩原引云吾謫海南子由寓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州乃聞

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友和陶止酒詩引亦云五月十一日相遇於藤同行至雷橋之年謫銘聖四年丁丑

時先生年六十二在惠州四月再謫琮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即詹州也是年子由亦貶雷州據此則東坡追

及子由由藤而鬱而雷州而海南不必由尋其來詩也殆迂道歟時周茂叔館程大中公家明道伊川復

受學歐陽文忠公之始知即與州也茂叔二子一名壽字季老后改元翁元豐五年登嘉穀榜進士一名熹字

晦老后改次元元祐三年登事常再榜進士次元乃東坡知貢舉得士東坡以詩寄茂叔亦先生以茂叔源

溪比柳柳州愚溪飲創已極枉道過尋先訪茂叔而後及梁詔也謫海南詩云天其以我為箕子安使此

意留要荒志云過尋訪梁孝子詔為署瑞相林及甘露董乃兩序額并書南潤東湖兩井石列必不意在存

節墨也和陶止酒詩並云其子各意行同老直重理蕭然兩別駕多携一稚子所以梁詔亦使二字在詔不

惟將申親父且欲聞眉山過庭教也茂叔謫惠州詩即云会有幽人誤寓公及再謫海南詩又遂云江東父

老能語子臺似濟郡人士亦早聞東坡名一時引重爭相創履卒知名士即如柳柳州雖隔別猶近在詔聖

二年六月九日東坡寫為書大鑑碑六月十九日又為作大鑑碑跋三年三月六日又為書南潤詩跋后在

詹州無書可讀過恭子宮敬見柳柳州文集跋冊後以解竟日玩誦則前後心折柳柳州與唐稅周茂叔無

吳再考之年請東坡進子由過於藤龍肆蕭湯餅共食后紫子由同歸起履候水程出驛隨者兩旬有餘至
雷天六月五日雷守海康令出接於郊外七日子由就屋不進公與朝命八日進行雷守事使津送以往九
月間為大約以迎海上故六月十一日渡海抵儋州即海南也然則東坡與子由由藤而海而儋而雷
州而海南水陸並進尋州上通鬱林東坡訂周茂叔后遂接訪眾詔一路順程不必迂道求海也而子由隨
東坡過瓊州過尋州刺磨滅竟不一報其為謬言鮮欽落落自高可知矣又何怪東坡米二程讀書台所謂
羅叢岩東碧吐洞者絕矣八語題鵬說者謂伊川此東坡素不相合后黜歸益甚過尋緣慳一面容或有之
蓋東坡為人剛直拓大不羈當與司馬居安亦相忤云

曹彥約元豐元年知湖南郴州創建城池為政有聲州人祀之載湖廣名宦志

施才號拙翁大觀時奉孝廉第一通判宜州宣和間征莫往尚蠻賊有功秩滿至京師因入對徽宗問南
風物對曰道德一而風俗同帝喜其值遷朝散郎永州太守後拜耿歸自鼎北山主人隱北山終焉或云卒
於途參考文載

明

栗林永樂舉人仕工部員外括氏姓譜補

蒙晉正統十年貢生官五軍都督經乃遷鶴慶府知府以廉介稱少時晚出河干拾遺金持歸云其處候失

金者有可悲號而至勘其叔相付引歸付之商酬以半不受

參文載

李棠少好學家貧不能自給年二十八始發憤讀書舉成化乙酉

文載作庚子

鄉試第一官襄陽南任而卒

參文載

甘泉 通志誤在平人 成化庚子舉人授常州府推官以憂去復補蘇州府推官清刑順獄人罔稱冤征崇明

海寇有功多道交薦會勘蘇州賊田區劉瑾用事免歸瑾敗起用辟疾不行居官清白宦囊不滿百金子孫

貴盛士夫推重養高林榮老有東津手稿

參文載

粘宣成化中任東鄉縣知縣

知縣粘氏姓諸補

蘇時秀 居能以德化鄉人中宏治壬戌進士戶部主事升郎中性剛介不阿中貴校錄江府通判卒於官

沈希儀字唐佐嗣立職為奉議衛指揮使抗譽有胆勇知計過絕於人正德十二年調征永安以收百人擢

陳村砦馬陷渾中騰而上連破三酋破其餘眾進署都指揮僉事義學賊寇臨桂還巢希儀追之巢有兩隘

賊伏兵其下使熟獵總管兵入希儀策其詐急從別隘直抵賊巢巢倉卒還救遂大破之荔浦賊八十渡江

東掠希儀率五百人駐白面砦待其歸砦去蛟龍消石兩灘各收里希儀以消石灘狹眾可薄蛟龍灘廣

皆則難攻欲誘致之消石乃樹百旗蛟龍灘守以羸卒然柴以疑之賊果趨消石希儀預以小艦載勁卒伏

葭葦中賊渡且半乘流急衝之兩岸軍謀而前賊眾多墜水死收所掠而還程劉德兵張祐連破臨桂灌陽

古田賊進署都指揮周知掌都司事嘉靖五年德會姚鎮將討日外等處月希儀計開猛婦角歸順土酋等
拜使因猛而分兵五哨進希儀將中哨當工克工克賊要地聚眾守之希儀夜遣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其
背比明合戰則所遣軍已立幟山巔賊大潰敗猛走歸順為殲所執日外等希儀功最顯抑之止受貴鎮議
設流官希儀曰思恩以流官政亂至今未已日外復然兩賊且合從起鎮不從以希儀為右參軍分守四
希儀請還鄉治裝以參將張任代守甫一月日外復叛鎮嚴緝王守仁代多用希儀計思曰復還改右江柳
侯參將駐柳州象州武宣融縣猛及討破之謝病歸頃之還故任柳在万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軍民至無
地可田而官軍素惡不任戰又賊耳目遍官府閭閻動靜無不知希儀謂欲大破賊非狠兵不可請欽州府
調那地狠兵二千未戌兵稍振乃求得其猛通敵易者數十人持其罪而厚懲之使誦賊賊動靜希儀無不
知每出兵虽肘腋親近不待問至期鳴號則諸軍咸集令一人挾旗引諸軍行不測所往及駐軍設伏賊必
至遇伏輒奔官軍追之無不如志已賊寇他所官軍及先至遠村僻聚賊度官軍所不逮者徑寇之官軍又
未嘗不在賊營以為神希儀待賊巢婦女畜產果鄉巢者悉還之惟取陰助賊者諸猛盡誓伏無敢復賊希
儀初至令猛獨得出入城中無所禁因原嘗其黠者使為謀后漸令猛婦入見其妻賁以酒食留宿其家常
以賊情告則陰爭之誘猛婦利賞爭功其夫斬賊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改賊益無所匿形希儀每於九兩晦
望夜偵賊所止約分遣人齎銃潛伏舍旁中夜驚覺賊大駭曰老沈來矣咸擊妻子甫聞上山見希儀女號或

寒凍能厚石瓦爭怨悔作賊非計至曉下山則寂無人声他巢亦然眾愈益驚潛遣人入城偵之則市儀故
為城中不出也賊胆者多易面為獐獐扶諫者為馬平獐魁也累捕不得有板扶諫逃歸賊二辰巢為市儀
潛率兵剿之則又出三辰賊往救他所停其妻子歸往希儀得賊妻子悉以與狼兵至是私開之室金飲
食之使獐獐往諫其夫曰得華扶諫還矣諸儒聞者來謁希儀令入室視之妻子固無恙乃共誘扶諫出巢
傳以獻易妻子還市儀刺諫有支解之患諸城門諸獐服其威信益不敢為盜自是柳州四旁收百里無敢
擾牧者雲南書於朝言狼兵亦獐獐耳獐獐所在為賊而狼兵死不敢為非非狼兵服而獐獐匿也狼兵隸
土官獐獐隸流官土官令衆三以制狼兵流官考輕不能制獐獐若制獐獐分隸之旁近土官土官立亞富
貴不敢有他望以則家之力制土官以土官之力制獐獐為狼兵兩廢世世無患矣時不能用至十六年
而有思恩岑金之變初思恩土官岑峯既謀改設流官以其酋二人韋貴保五為土巡檢分掌土兵台乃錄
夷民不樂漢法北收叛酋安有男子名金自言清子廢公土官乃潛召其舊部酋長出金而與之盟曰若小
主也諸酋羅拜擁金歸聚兵五千將攻城復改地遂近洵洵潰時其酋楊由者與所鄰羅虎千餘人詣廣
州亞富為打手希儀在署出入言欲在見小主人希儀改患金及聞言而大腹因好謂曰是亦清弟九
子耶我何往回外國聞之因自語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劫由由果喜已召由密室言予我重賂即為金復官
且出復呼入曰韋貴保五今分將思恩兵必雙金善防之由益大信金遂往五千人因由以見門者奔告請

無納市儀馬四金土官子非賊奈何不納引入李德王又引以詣吳備劉度隨以計漸散其五千士卒傳金
留亦自服此恩思復舊已從德者張修大破賊藤峽等連賊受責歸希儀鎮柳沃久渠魁招捕誅殆先
后擒巢斬賊積五千餘級未嘗王奏功故多不叙十九年復謝病歸塞上多譽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希
叙瀛及貴州迤西諸處其冬權署都督兼事充總兵官鎮貴州復謝病歸塞上多譽召天下名將至京師希
儀在召中希儀鎮柳沃每戰必先登身以被創陰雨輒雨劉改收謝病至京亦以病辭帝疑其規避褫都督
官令赴部候用前萬達薦其才合江淮多盜議設首捕總兵官乃復希儀署都督兼事以徃二十六年以為
廣東副總兵命自今將領至自川廣雲貴者由推京營及西北邊著為令從總督張岳大破有餘賊悅仲虎
等予吳授仍資銀幣琮州五指山熟黍素畏法供獲賊知州邵濬虐取之其酋那洪亦結崖丹感思昌化諸
黎為孔德督歐陽必進議并萬州陵水聚討之分兵五道希儀區病最后至謂必進曰萬州陵水聚未有覺
惡之實奈何并誅益樹政革若止三道必進從之希儀乃偕參將武寧余大猷等直入五指山下斬那燕及
其党五千四百有奇俘獲者五五一招降三千七百人提聞進都督同知改貴州總兵官復從征岳平銅仁
叛苗龍許保吳星田又以病歸優冠海上命督川廣兵赴剿去功為周如斗勅嚴希儀為人坦率居恒譁笑
潤兒痴溺及臨歿應變出奇人莫測尤善機士卒常染危病卒多自戕以請於神最後一人至以前穿其喉
其得士心如此 明史本傳 文載明唐順之沈紫江廣左軍功志紫江沈公自廣省撫使時未弱冠已能馳

身手傳賊賊憚之未幾謂征永安當以數百人持陳村寨賊牆三山上公一人拍馬而登賊却下山誘公入
潭中馬陷以助挂潭中而騰其足及於陸三酋前遂潭報公一酋鏢而左一酋刀而在夾馬一酋鼓弩十步
外公據頸以過鏢而挑右足以讓刀鏢離頭寸而過若於鏢離坐而斷欽公射鏢者中缺頂墮左挂子而右
掣刀斫刀齒於鏢間斷其頸車折齒墮皆者側失弩倭而手行上山公又射之中脅既連鏢三酋后騎至我
其首公以二子自謀后騎而索斷類者首功餘賊墮而入等追兵戰於箐中斬酋若干級毒箐中公騰於軍
而逃聽功或以斷類者非全首難之監軍吳布政怒曰賊豈伸頭而待斫乎命仇之以公遷部都揮軍討義
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公追之巢有田墜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懸懸以某隘則吉而等公入丁嶺公策之
斬所前墜而入果無兵守未路禽賊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率以爭巢而逃竊亦以公斬肉隨告丁嶺之
賊賊遂趨巢大破之賊奔公執一酋前騎而逃是寇皆騎跳而下洞公騎跳而下洞洞深沒賊浮而岸毛
盡濕東還馬於樹餘洞而求適前洞而逃驅水中射射之血縷水上入水斬之厄騎相辱至屋望見公提人
頭立水中屋賊不可跳乃尋路投公則賊遁已遠公乘還馬馬諸騎追之猶斬數十級而還荔浦賊八千餘
渡江而東寇謀者告公倉卒率五百人符於江岸駐石而寨去賊龍背石兩灘各數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
將及江公以消石灘斬之而消軍眾可募也賊龍灘獨成列而消眾難圍矣吾欲奪其洞而致之狹合眾
猶軍中者天布我岸竹掃竿而編篋以爲終頃利成數百獲婦之賊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然柴煙以疑

賊賊里果避寒龍趨石公分兵兩岸而潛以小艦帶勁手數十伏葭葦中賊者來中濟以薄清舟中公
以艦乘龍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有酋騎而水立挺鏢多艘公舍艦跳水斬鏢商人騎皆踏冰上賊無易賊
者者西奔果未活者却東走上山而復潛趨蛟龍灘以消洲賊賊船軍攻洲兩岸軍始至下水夾攻之洲賊
后行擠墜洲溺死無算其前行各營之得生口首級若干收賊所掠牛馬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
八千餘賊公用奇往往如是後以功遷都司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聚兵數萬人督府奏請之一日督府召
公計曰歸收岑猛猛婦翁也助猛奈何公素欲得土官隱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從貌合耳公復新語
督府云云如此可使璋探猛督府復曰猛乘上流之勢難矣廷鏡而下則笔搖諸郡危矣奈何曰此不足憂
土官大率飽富貴惡巢穴所以叛者懼譴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由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乘虛襲之猛安
得不慮乎督府又慮猛且至文此曰猛走文此則閉不陷將矣猛安得不慮乎猛果如公所料而岑璋雅敬
公公潛使人于璋在星督府進步分五哨入猛防兵卒在土亮者將死謀賊敢者公自請將中哨當土亮
去公亮五里而軍進攻臨臨堅復退營五里而糧且盡湖兵五千入請在公願得一飽而死致公時僅有自
備家糧五十石其湖兵人給之升而官軍縮腹張目以視湖兵分米不敢言公去以為計時左哨將其公備
江而軍公潛泊江就左哨將乞糧而請并兵攻土亮左哨將以分地拒公公笑而還曰兵糧若自有之如試
公耳左哨將慚公還軍乃夜分軍三百人緣山而右走河道三百人緣江而左上山并繞出土亮背極難為